3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UG 30 1929

Ch L 9299.424

~~Ch L 9301.424~~

山堂肆考典禮第九卷

○冠禮

禮曰。冠禮廢則天下無成人矣。然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

父命

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

母拜

禮冠義。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

十九而冠

荀子曰。天子諸侯。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十二而冠

文公家禮二十而冠士禮也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云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

筮賓

家禮行冠禮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前期三日主人自詣其家隨意致辭請之地遠則遣子弟致書筮日所以求天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

宿賓

家禮前一日遣子弟以書致辭曰某官執事某將以來日加冠于子某若某親某子某吾子既許以惠來矣敢宿

書曰承命以來日行禮既蒙見宿敢不夙興

設盥洗

家禮設盥洗于廳事如祠堂儀以帟幕為房于廳事之南北或廳事無西階則以壁畫而分之

帟音亦
壁音汙

陳冠服

家禮厥明宿興陳冠服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帟掠皆以卓子陳于房中凡衣服皆束領以北為上又用卓子設酒注盞盤并脯醢榛于衣服卓子之北其幞頭帽子并冠巾各以一盤盛之以俟陳于西階執事者一人守之凡冠者席與賓主位

帟音須

次皆用灰依圖界畫長子則布席于阼階上之東少西北向衆子則布席阼階上之東少西南向若宗子自冠則如長子之席少南主人以下盛服就位主人席在阼階下少東西向擇子弟親戚習禮者一人為儐立于門外賓既至暫于便處少憩以待主人之出主人將出時賓于門外東面立贊者在右少退儐者入告主人出門左西向再拜賓答拜主人揖贊者贊者報揖主人遂揖而行賓贊從之入門分庭而行揖遜而至階又揖遜而升主人由阼階先升少東西向賓由西階升少西東向贊者盥洗由西階升立于房中西向賓揖將冠者出房即席行三加禮

三加

士禮始加緇布不忘本也次加皮弁朝服也三加爵弁祭服也不忘本然後能事君能事君然後能事神所謂三加彌尊喻其志者如是而已若諸侯則始加緇布冠纚緌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玄冠朱組纓次皮弁二爵弁四玄冕五衮冕矣又文公家禮三加始加冠巾再加帽子三加幞頭

纚緌音遺誰

始祝曰令月令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再祝曰吉日令辰乃申爾服承爾威儀淑謹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胡一作遐耇音苟

拜尊長

家禮。父母堂中南面坐。諸叔父兄在東序。諸叔父南向。諸兄西向。諸婦女在西序。諸叔女姑南向。諸姊嫂東向。冠者北向拜父母父母為之答。同居有尊長則父母命冠者詣其室拜之。尊者為之答。還就東西序。每列皆再拜。應答拜者答拜。若非宗子之子。則先見宗子及諸尊于父者于堂。乃就私室見父母及餘親。若宗子自冠。有母則拜母如儀。族人宗之者皆來見于堂上。宗子西向拜其尊長。每列再拜。受卑幼者拜。

見執友

家禮。既冠。遂出見于鄉先生及父之執友。冠者拜。先生執友皆答拜。若有誨之則對。如對賓之辭。且拜之。先生執友不答拜。

筮于廟門

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注云。筮者。以蓍問日吉凶於易也。冠必筮日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廟謂禰廟。親其親也。家禮。古者筮日。今不能然。但正月內擇一日可也。前期三日。主人告于祠堂。主人謂冠者之祖父母父母。若宗子已孤而自冠。則自為主人也。

醮于客位

禮。郊特牲。醮于客位。加有成也。家禮。三加之後行醮禮。

敬名

郊特牲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告字

家禮賓降階東向。主人降階西向。冠者降自西階少東南向賓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嘏。永受保之。冠者對辭曰某不敏。敢不夙夜祗奉。又禮書。既字。賓出。主人送于廟門外。請醴賓。賓就次。乃禮賓以一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云。束帛。十端也。一匹為兩端。十端為五匹。儷皮兩鹿皮也。

尊事

禮冠義。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于廟。行之于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

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重禮

冠義。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注云。重禮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

禮行樂節

左襄公九年。晉悼公會諸侯伐鄭。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桃處之。今

祼音貫

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鍾磬焉。禮也。

容正色齊

冠義。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故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應亨貽詩

東漢永平四年。應亨外弟王景系兄弟四人並冠。亨貽之詩曰。濟濟四令弟。妙年踐二九。令月惟吉日。成服加元首。

黃香獻頌

東漢黃香天子冠頌。厥日王於大雝。厥時叶於百神。既臻廟而成禮。乃廻軫而反宮。正朝服以享宴。撞太簇之庭鐘。咸進酌于金罍。獻萬年之玉觴。

沈約冠子

梁沈約冠子祝文。蠲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著。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耻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尹穀冠子

宋帝顯德祐二年。元兵破潭州。時知衡州尹穀寓城中。知事不可為。乃為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

自焚死。

○婚禮 附媒

爾雅婦之父母曰婚壻之父母曰姻白虎通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故曰姻儀禮婚有六禮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禮曾子問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

合好

禮昏義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

厚別

禮郊特牲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娶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又魏袁准正論云同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于同姓同姓且猶不可況中外之親乎今以古人不言因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

合巹

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隆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注云共牢而食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以一瓢分為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

醑音卒

巹音謹

跨鞍

酉陽雜俎。今娶婦家新人入門。跨馬鞍。此其始也。五代劉岳書儀。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椅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女家遣人三請而後下。謂之上高座。此義未詳。

結縭

詩豳風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注云。縭婦人之褘。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縭也。

施衿

儀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爾衿鞶。注云。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革。女用繒帛。

執巾櫛

左僖二十二年。晉太子圉為質于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于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納櫝榔

唐南蠻歌羅國。其俗嫁娶者。納擯榔。多至三百盤。

宜家

詩周南。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著代

禮昏義。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眞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繫臂

見宮嬪。今定親之家。亦有繫臂。蓋續古事也。杜牧之詩。絳燭猶對繫臂紗。

結髮

語錄。程正叔言結髮爲夫婦。蓋只稱其少小也。如云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時。非謂合髻子也。

齊姜宋子

詩陳風。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娶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

汾甥蹶子

詩大雅。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注云。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云。蹶父周之卿士。

鳳占

左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陳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注云。懿氏陳大夫懿氏卜以女妻敬仲也。

龜小

左傳四年。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

鳳鳳

見御輪。程子曰。鳳鳳取其不再耦也。

求凰

徐陵玉臺新詠。司馬相如琴心挑文君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又云。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孳尾兮永為妃。

金屋

見皇后。

寶窻

唐李林甫有六女。廳事壁開一橫窻。飾以雜寶。蒙以絳紗。使六女戲于窻下。每子弟入謁。使女于窻下自選可意者事之。

入幣

周禮媒氏。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注云。五兩。十端也。每端二丈。十端二十丈也。又禮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云。一束十卷也。八尺為尋。每尋為一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為五個兩卷矣。故曰束五兩。

牽絲

天寶遺事。唐郭元振美丰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與之

言曰。吾有五女。各持一絲在幔後。子前牽之。得者為婦。元振見絲有五色。乃牽一紅絲。遂得第三女。

乘龍

楚國先賢傳。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叔元女。人謂桓叔元兩女乘龍。言得壻如龍也。杜子美詩云。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宋景文云。承家男得鳳。擇壻女乘龍。

射雀

見皇后。

魚水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名我居。注云。水魚。喻人配偶。甯戚有伉儷之思。故陳此詩。

葭莩

漢書。中山靖王曰。合羣臣亦有葭莩之親。注云。葭。蘆也。莩者。其莩中白皮。言其輕薄而附著也。故以為喻。

九子墨

漢鄭衆言婚禮有合歡鈴。取其和諧。有九子墨。取其多子。酉陽雜俎。近代婚禮納采。有合驩。嘉禾。阿膠。九子蒲。朱蕃。雙石。綿絮。長命縷。乾漆九事。膠漆取其固。綿絮取其調柔。蒲蕃取其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雙石。義莊兩固也。

百子帳

語錄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賫其名與婚為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戎虜穹廬佛廬之具禮之微者也捲柳為圈以相連鎖可張闔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亦非眞有百圈也

順天時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仲春之月令會男女鄭玄注曰仲春陰陽之交以成婚禮順天時也

占星候

詩唐風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注云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逐其婚姻之禮者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云云也三星心也在天昏始見于東方建辰之月也隅東南隅也昏見之星至此則夜分矣一說心星有尊卑夫婦之象為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為候焉

必用昏昕

儀禮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鄭玄注曰用昕使也用昏壻也遣使行玄纁吉禮必用昕時親迎必用昏時

皆以秋冬

聖證論古人嫁娶皆以秋冬毛萇傳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

乘魚軒

左閔二年。衛戴公立。齊侯歸夫人魚軒。注云。婦人謂家曰歸。夫人齊侯女。戴公妻也。將魚皮以飾車。故曰魚軒。蓋齊侯歸夫人于戴公。而乘魚軒也。

挽鹿車

見公姑媳婦。

秦晉相匹

左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至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匹沃盥既而揮之。懷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注云。懷嬴子圉妻。匹沃盥之器。言奉匜以供沃盥也。

玉謝非偶

通鑑梁紀。侯景請娶于王謝。上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恨。表疏稍悖慢。

鄭忽辭齊

左桓六年。鄭太子忽帥師救齊。齊請妻之。忽固辭。人問其故。曰。受室而歸。是以師婚也。

不疑辭霍

漢雋不疑為京尹。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畏其權盛大固辭。

竹笥木履

東漢逸民戴良有五女。皆以練裳布被。竹笥木履而遣之。

椎髻布衣

見妻。

鄭王世婚

漢鄭崇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也。又徐州古豐縣一村。唯朱陳兩姓世世為婚姻。

潘楊世親

晉暢經字仲武。潘岳作誄文曰。籍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為帚示訓

便衮孤兄女名芳。將遣嫁。衮乃刈荊苕為箕帚訓其女。

提壺為禮

南宋孔淳之字彥深。性高尚。居會稽剡縣。與徵士王敬弘為方外之交。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以烏牛繫所乘車轅。提壺為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

假幣以聘

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父長可娶婦。富人莫與者。貧者平亦恥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負見平于喪所。獨視偉平。歸謂其子仲曰。吾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為。獨奈何與之。女負曰。人固有美好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為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內婦。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平既娶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

此皆騎

齎裘以迎

唐柳玭家訓。東都仁和里裴尚書寬。子孫衆盛。實爲名閥。天后時。宰相魏玄同選爲壻。未成婚。而魏陷。維織獄。家徙嶺表。及將北還。女已踰笄。其家無以爲資。須下髮爲尼。有一尼自外至曰。女福豐厚。必有令匹。子孫將徧天下。宜北歸。家人遂不敢議。及至荆門。則裴齎裘以迎矣。今勢利之徒。捨信誓如反掌。則裴子孫蕃衍。乃天之報施也。

自擇子壻

左昭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犯請于二子。使女自擇焉。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趦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南即公孫楚。子晳即公孫黑。

自擇神武

北齊武明皇后婁。少聰悟。强族多聘之。並不肯行。及見神武在城上執役。驚曰。此真吾夫也。父母不得已而許焉。

因怨追婚

三國。袁術。字公路。爲子娶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途。追還絕婚。

因隙絕婚

晉王珣兄弟。皆謝氏壻。以情嫌致隙。太傅遂與珣兄弟絕婚。

不擇高明

東漢虞詡字升卿。嫁娶不擇高門

止求小姓

吳虞翻字仲翔。會稽人。與弟書曰。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楊雄之才非出孔氏。虞世家法。反生癡子。

女妻孝子

劉殷字長盛。張宣子以女妻之。戒其女曰。劉殷至孝。冥感才識超世。終必遠到。汝謹事之。

女妻貧士

白厚。貧士也。娶富室劉純才女。送烏璫十事。麩紙為書。劉大笑。答以真珠一升。紫鴨千頭。又使家僮撒燭花盈路。厚大慙。

不欲下嫁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耽一目。內外親族。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國李叔彘之妻聞之。慚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肯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其子納之。時人嘆其義。

不忍無歸

宋鄭叔通初定夏氏女為婚。及聘第歸。則夏氏女已瘂。其伯姒欲別擇。叔通堅不可曰。此女其若不娶。平生遂無所歸。況以無恙而定婚。因有疾而遂棄。豈人情乎。竟娶之。

鏡臺為聘

見姑。

剪刀為聘

南史。江祏求范雲女為婚。因酒酣。中箱中取剪刀與雲曰。且以為聘。雲笑而受之。至祏貴。雲曰。昔與將軍共為黃鵠將軍今化為鳳皇。荊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剪刀還之。祏更姻他族。

不為亂倫

晉陸玩為侍中司空。兄曄為尚書僕射。錄光祿事。父英為高平相。玩子納為尚書令。王導初而江左。請婚于陸陸曰。培塿無松柏。薰蕕猶不同器。玩不為亂倫之始。

不欲失信

南史。常放。字元直。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腹為婚。其後各產男女。未及長成而率亡。放為徐州刺史。時有貴室請婚者。放曰。吾不失信于吾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以遠悔婚

晉王裒。字偉元。與管彥為友。約男女為婚。彥後葬父于洛陽。裒遂別嫁其女。謂彥弟馥曰。昔嫁姊妹皆以遠吉凶斷絕。今賢兄葬父洛陽。則京邑豈吾結好之意哉。馥曰。吾嫂齊人也。當還裒曰。豈有葬父洛陽而隨妻去齊。如此去就。何婚之有。

因姓止婚

唐白敏中為相。嘗欲以進士侯溫為子壻。且有日矣。其妻盧氏曰。身為宰相。盍為我壻者多矣。已既姓白。又以侯氏子為壻。必為人時作白侯耳。敏中乃止。

求甲門

國史補序。張說好求山東婚姻。凡與張氏親者。皆為甲門。又李敬之進吏部尚書。三娶皆山東舊族

通名族

唐李日知既貴。諸子方總角。皆通婚名族。時人譏之。

娶嫠

漢明帝戲第五倫曰。聞卿為吏。而撾婦翁。有之乎。對曰。臣三娶皆嫠女。

娶廢

唐孫泰姨老。以二女託于泰曰。長女損一目。汝可娶其女弟。姨卒。泰娶其姊。或詰之。答曰。人有廢疾。非泰何適。又宋劉廷式本田家子。鄰舍翁有女約與為婚。契濶數年。式登第歸鄉。訪鄰翁。而翁已死。女因病雙瞽。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家辭以疾。且以傭耕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以翁死女疾而背之乎。卒與成婚。閨門極睦。後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罪之。嘉其美行。為之濶略。後妻死。哭之甚哀。東坡高其行。為文以美之。又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之。愛過常人。伊川曰。某未三十時。做不得此事。

以劉嫁劉

晉劉頌嫁女于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于姑。改姓陳氏中山劉交譏之。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為婚可也。

以王娶王

司空王基。當世大儒。而不達禮。為子納司空王沉女。以姓同而源異也。又王莽娶王咸女。亦同姓也。

女妻叅軍

唐裴寬為潤州叅軍。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登樓見一人於圃。有所瘞藏。訪諸吏。吏曰。叅軍裴寬也。詵問狀。答曰。適有人以鹿為餉。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嘆異。乃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其妻曰。嘗求佳壻。今得矣。明日。悉其族人使觀之。寬時衣碧。瞥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鶴。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以貌求人。卒妻之。

女妻甌卒

刺史杜廣初為劉景甌卒。景因問廣事。廣所對曲有條章。景執廣手曰。久負賢者。告其妻曰。吾為女求夫三年。不覺甌中有麒驥也。于是妻之。

投卷得妻

唐盧儲投卷謁李翺。尚書。翺長女年及笄。見卷尋繹數四。曰。此人必為狀頭。李聞之。乃納為壻。來年果狀頭及第。過殿試。徑赴佳期。作催粧詩曰。昔年將去玉京游。第一仙人

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會早教鸞鳳下粧樓

題詩得妻

見謁見又漁隱叢話宋王氏女幼聰慧父母擇配未偶壯年不嫁作咏懷詩云白藕作花風已秋不堪殘睡更回頭晚雲帶雨歸飛急去作西窓一夜愁趙德麟才慷方鰥居因見此詩遂求婚余以為此二十八字媒也

女妻丁謂

丁顥與賓偁同幕時顥子謂尚幼偁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以文致遠以女妻之

女妻富皐

晏元獻有女求壻范文正公曰公女名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國士無如富皐晏遂以女妻之富弼初名皐

斥去帷幔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者當火于庭

不論資裝

司馬溫公曰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人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駔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

女配柳莊

蔡大寶一女樺配見柳莊有遠量曰襄陽水鏡也遂妻之

女配孟嘉

晉陶侃次女配孟嘉

選王禹玉

宋鄭戩字天休選王禹玉為壻後拜相

選鄭達夫

宋鄭達夫字居中王禹玉選為壻後拜相

瓜葛

六朝詩與君新為婚瓜葛相結連

絲蘿

六朝詩與君結新昏菟絲附女蘿

掌判　已下媒

周禮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接歡

曹子建洛神賦無良媒以接歡兮托微波以通辭

氷人

統音藏晉史索統字叔彌世為通儒明術數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問統統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媒介事也策曰老夫耄矣不得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俾春而成婚

月老

續幽怪錄。韋固少未娶。旅次宋城。遇異人倚囊而坐。向月檢書。固問之。答曰。此幽冥之書。固曰。然則君何主。曰。主天下之婚姻爾。固問囊中赤繩子。云。以繫夫妻之足。雖仇家異域。此繩一繫。終不可易。君妻。乃此店北賣菜陳嫗女爾。固遂之菜市。見嫗抱二歲女。亦陋老人指示。固怒。磨小刀付奴曰。殺彼女。當賜汝萬錢。奴翌日刺千稠人中。纔傷眉間。爾後十四年。固以父蔭。參相州軍事。刺史王泰妻以女。年十六。容貌端麗。眉間常貼花鈿。未嘗暫去。逼問之。曰。妾郡守之猶子也。父卒于宋城。彼時方襁褓。乳母鬻蔬以給朝夕。常抱于市。為賊所刺。痕尚在。故貼花鈿。固盡言與老人答問。并磨刀傷女之事。宋城宰聞之。名其店曰定婚店。

蹇修為理

離騷。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生。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注。豐隆。雲師也。宓妃。洛水神。蹇修。伏羲之臣。言既見宓妃。解佩帶取玉結言契。令蹇修為媒也。又曰。蹇修。古之賢媒。

韓冰作伐

見宮嬪。

線因針入

淮南子曰。線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

薪因斧克

詩齊風。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喪事

禮曲禮。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死冠曰兵。

化窮

家語。哀公問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乎。孔子對曰。分于道謂之命。形于一謂之性。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故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有始則必有終也。

物故

劉熙釋名。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漢已來謂死為物故者。言諸物皆就朽故也。

山頹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丘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按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

石折

蜀武擔山石折。文翁為蜀守。曰。西州石折。智士死。即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卒。

簀音責　易簀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曾元曾申坐于足。

皖音緩　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皖。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于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及席未安而沒。注云。彼。謂童子也。童子知禮。以為曾子未嘗為大夫。豈可臥大夫之簀。

敗蘭

劉孝標辨命論。顏回敗世。叢蘭注云。顏回二十九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月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風敗之。

懸器

飜音恣　周禮秋官蜡氏掌除骴。石有死于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揭焉。書其日月焉。懸其衣服。注。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注。二。骴。死人骨也。任器所。執任之器。有地之官。若比長閭胥里宰之屬。

待符

唐貞元中。司勳郎中李朝歸第。夢二黃衫人引至宮外。中有一人曰。未須來。待王符下也。後朝于龍尾道上。見一玉魚。把玩良久。歸至家。數日而卒。

屬纊

禮喪大記。男女改服屬纊以俟氣絕。注云。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

承衾

喪大記。凡哭尸于室。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注云。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

轞音位

歸轞

漢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為轞歸其縣。王恢曰。轞車相望。文選。路無歸轞。又應劭以小棺為轞。

藏舟

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萇弘化碧

萇弘。周靈王時賢臣。被放歸蜀。劉暢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于地。三年化為碧玉。按周敬王時。弘為大夫。孔子從而問樂。

傳說騎箕

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得。得而不可見。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注云。東維在箕斗之間。傳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箕尾。乃列辰尾上有傳說星。

捐館

史記蘇秦說趙肅侯曰奉陽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于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愚慮按奉陽君肅侯之弟成也

歸丘

苕溪漁隱晉羊曇謝安外甥為安所愛重安薨曇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大醉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曰此西州門也曇悲感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處華屋零落歸山丘因慟哭而去

鵩鳥止座

漢賈誼為長沙王傅有鵩飛入誼舍以為不祥乃為賦以自廣未幾誼卒

蝙蝠繞庭

稽神錄李禪居廣陵晝時忽有白蝙蝠繞庭而飛出院門又出中門至外門不見其年禪妻卒及輀車出即蝙蝠飛翔處也

斂以璵璠

家語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璵璠斂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曰遂死以寶玉是猶暴骸于中原示人以姦利之端也

含以珠玉

唐李大亮卒年五十九將殮家無珠玉為含帝哭之為慟白虎通大夫飯以玉含以貝士飯以珠含以貝

輀音而

歲辰

漢鄭玄字康成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明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歲知命當終讖云歲在龍蛇賢人嗟嗟

月酉

晉文王司馬為魏相國蜀譙周書版示文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午謂司馬月酉為八月文王果卒

婦人捐珮玦

韓詩外傳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耜婦人捐珮玦一說國人哭于巷婦人哭于機

童子不歌謠

五銖火失炎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

營中星流

諸葛亮據五丈原與司馬宣王相持百餘日有星赤色而芒角自西南流亮營中俄而亮卒

樓上煙出

太平廣記潤州城南有樓名萬歲俗傳樓上煙出刺史必死不死則貶開元後董琬為採訪使居此州盡日煙出刺史憂愁而死乾元中又煙出有古冢伺之就視乃樓中有井井中有小蟲黑色作團而上遂觀有類于煙從此無慮

疾風吹竈

東漢方伎李南女傳父風角之術為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求歸辭二親其姑不許婦跪曰家世傳術疾風

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為王爨者。乃妾將王之應也。果如其言。

大星燭庭

唐令狐楚卒之夕。有大星隕于寢室之上。其光燭于庭。

夢遇白雞

晉謝安疾篤。悵然謂所親曰。吾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今十六年。白雞主酉。今太歲在酉。吾疾殆不起乎。尋夢。劉禹錫詩。天上新除黃紙詔。人間已度白雞年。

夢書白駒

唐杜牧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自為之誌。悉取平生所為文章焚之。未幾卒。

月犯少微

見星。

月掩畢口

五代張希崇為將。不喜聲名。頗知皇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嘆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正月卒。

分香與姬

曹操臨終。持姬女而指李代桃僵。以示四子曰。以此累汝。因泣下。又云。餘香可與諸夫人。諸人中無所作為。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藏中。五。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藏者。兄弟可共分之。又操初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

昂。下氏生四子。不彰。植能。于是出丁夫人。而立下氏為繼室。

出金託友

見義士。

決疣潰癰

莊子曰。生為附贅縣疣。死為決疣潰癰。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埃之外。消遙乎無為之業。

疣音換
縣音玄
疣音尤

遇蛇逢鼠

昔有人入井。遇四蛇傷足。上樹逢一鼠咬藤。四蛇喻四時。二鼠喻日月。迫促大限。無所逃耳。有偈曰。入井四蛇催命促攀枝一鼠咬藤傷

木稼

按雨及木而凝冰。謂之木稼。唐天寶中諺曰。木生稼。達官怕。其年木稼而盈王卒。又唐熙寧三年。草木皆稼。衆謂大臣當之。數日韓琦卒。王介甫挽詩云。木稼曾聞達官怕。山頹果見哲人萎。稼或作介。介甲也。亦兵甲之象

樹摧

李白詩。王家碧瑤樹。一樹忽先摧。海外故人泣。天涯弔鶴來。

不見嫌聲

魏管輅舉秀才。弟辰謂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嘆曰。天與我才名。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

女嫁男娶也。是歲八月為太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

不呼醫巫

唐李勣屬疾。家人欲呼醫巫不許。諸子因以藥進。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今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繫天。豈就醫求活耶

埋玉樹

晉庾亮卒將葬。何充嘆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

凋玉芝

劉禹錫哭呂衡州詩。一夜霜風凋玉芝。蒼生絕望士林悲。空懷濟世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徙歲行將晚。欲為君刊第二碑。

破瓜

譚苑。呂仙翁詩與張洎云。功成多在破瓜年。俗以破瓜為二八字。洎果六十六而卒。

簇豆

簇節簇字

西京詩話。王師伐金陵。城將破。或夢女子行空中以巨簇簇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問其故曰。此當死于難。復見

錯看皆

一賢人盛冠服墮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聞徐錯死圍城中。後王平甫和雞字韻詩云。當時徐氏擅筆墨。夜圖夢墮空中簇。

一朝千古

唐史薛收卒。秦王與收兄子元敬書曰。吾與伯褒共軍旅

問豈期一朝成千古耶。

一別千秋

唐駱賓王作裴大夫挽歌。蒿里誰家地。松門何代丘。百年三萬日。一別幾千秋。返照寒無影。窮泉凍不流。居然同物化。何處欲藏舟。

井中生桑

吳丁固夢井中生桑。占者曰。桑文四十八字。君壽恐不過此果然。

甑上生花

与今五行紀宋勝景直家在廣州。炊釜有聲如雷。家人走視。甑上生花漸長似蓮花而赤色。俄頃即萎。景直旬日卒

洞賓與錢

劉貢父詩話。呂洞賓與黃覺大錢七文。又小錢三文。曰。數不可過也。覺至七十餘。作詩云。牀頭曆日無多子。屈指明年七十三。果以是歲終。

楊寘投刺

括異志。進士楊通。與狀元楊寘相善。寘投刺自稱龍首山人。慶曆中登第而卒。後人解曰。龍首。狀元也。山人。無祿之稱也。

節使饋年

宣室志。唐李德裕南行。召一僧問休咎。僧曰。當還。相公平生當食萬年。今食九千六百矣。所以當還。積旬日。振武軍

節度使饋羊四百。公大驚。召僧告其事。僧曰。萬羊將滿。公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否。曰。年至此。已為相公所有。後連貶崖州。竟沒不還。

刺史具鱠

唐邢和璞居嵩穎間。有潁陽書三篇。房琯問邢終身之事。邢言降魄之庭。非館非寺。病起于魚食。而休于龜。茲其後房舍閬州紫極宮。見有治龜。茲板者。始憶邢之言。有頃刺史具鱠邀房。房悟具以板事白于刺史。其夕果病鱠卒。

畫蛇盤鏡

前定錄。袁叔遇異人得書云。每受一命。即開一幅。累任皆驗。一日晨起巾櫛。一物墮鏡中。如蛇。而有四足。驚而疾作。數日卒。其留書尚多。妻開視之。皆空紙也。最後一幅畫蛇盤鏡中而已。

石兎刻文

聞見錄。周長孺。字士彥。為其成縣令。獵于近郊。有兎起草間。自射中之。即其處。不復見兎。有石兎刻文曰。士彥當都而卒。後士彥每至京師。必遽歸。後治平中。以都官員外郎卒。

星見豫分

晉祖逖傳。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為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天不祐國也。

星隕州治

宋韓魏公卒前一夕。大星隕州治所。櫪馬皆驚。神雲爲發兩河卒爲治塚。又令其子若孫一人官于相。以護丘墓。

水窮天盡

古今詩話。李續字長源。一日忽有人在牀下誦詩曰。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續曰。誤矣。豈非坐看雲起時耶。答曰。此雲安能起。知君必期。故相別。數日而卒。

屋破雲穿

廖融嘗有詩曰。雲穿樵樂室。雪壓釣魚舟。自解以屋破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爲雪壓。無用也。後六十日卒。

大風飛瓦

言行錄。劉元城器之將死時。忽大風飛瓦。驟雨如注。雷電晝晦。于公正寢。人皆駭懼而走。及雨止。辨色。公已終矣。

洪濤捲岸

晦庵朱先生。以建炎庚戌生。以慶元庚申三月。夢于考亭所居之正寢。是歲先生故宅之前。其山絕頂。有數百年合抱之木一株。勢干雲霄。一旦忽爲巨風所拔。夏六月溪流大漲。素所未有。宅前之岸。爲洪濤捲去數百尺。

空中甲馬

邵氏聞見錄。富鄭公弼。元豐六年疾病五日。大星殞于公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公登天光堂。焚香再拜。知其將終也。

山中旗鶴

邵康節一日晝睡覺言曰吾夢旌旗鶴鴈自空而下導吾行亂山中吾神往矣無以藥相逼也

逸人來報

宋張乖厓公詠少與逸人傅霖同學公既顯達求霖三十八年不可得嘗作憶霖詩寄語巢由莫相笑此身終不羨輕肥晚年守宛丘有一被褐騎驢者扣門大呼曰語尚書青州傅霖來訪閽吏走白公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斯呼姓名霖笑曰別子一世尚顧童心彼豈知世間有我哉公問先生昔何隱而今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公曰詠亦自知之霖曰子既知復何言後一月公薨

道士相逢

見道士

○國哀

禮曲禮曰天子死曰崩

大行

風俗通皇帝新崩未有定名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漢天文志宮車晏駕天子當晨起早作方崩殞而稱晏駕者蓋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

長往

謝玄暉作齊敬皇后哀策文馬相告祲宸駕長往

登霞

楚辭遠遊載營魄而登霞兮攬浮雲而上征朱氏注云霞

與遐同。猶云適遠云爾。

厭世

莊子天地篇。封人曰。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

崩于蒼梧

史記。舜崩于蒼梧之野。

沒于低宮

低音支

左昭十二年。楚右尹子革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低宮。注云。祈父。周司馬掌甲兵之職。招其名也。獲沒。謂免纍絏也。

如喪考妣

虞書。舜二十有八載。堯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若涉氷淵

周書。武王崩。周公相成王。作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巳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號弓

漢郊祀志。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于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龍七十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拔墮黃帝弓。百姓乃抱其弓

與龍鬚號後世名其處曰鼎湖弓曰烏號。

奉璧

秦始皇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按滈池君。水神也。祖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

尸蟲出戶

齊桓公病。五公子爭立。及公亟。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

鮑魚載車

輶轅音溫涼

秦始皇崩于沙丘。李斯以上崩在外。不發喪。載輶涼車中。輶車臭。詔從官令載鮑魚一石亂其臭。孟康注云。輶轅車如衣車。有牕牖。開之則溫。閉之則涼。故名之曰輶轅車。

陵頹谷踊

曹植下太后誄。率土賚薄。三光改度。陵頹谷踊。五行牙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縞素。

雨泣風號

令狐楚唐憲宗哀冊。柳宮龍動。竹池魚躍。兆庶雨泣于浩穰。萬靈風號于廖廓。

寢瞿徂芳

梁王均昭明太子哀冊。哀繼明之寢曜。痛嗣德之徂芳。御武帳而悽慟。臨甲觀而增傷

移巾改饍

歐陽修仁宗輓詞。慼代人間世。收神天上遊。邊然虛玉座。不復望珠旒。待旦移巾幘。甕人改饍羞。尋常飛白几。寂莫暗塵浮。

櫛楮黃衣

昭陵發引。王禹玉作清平二曲。其一云。上林春晚。曾奉玉宸遊。水殿戲龍舟。玉簫聲斷。催仙馭。一去隔千秋。○遊人重到曲江頭。事往沸難收。空餘御幄傳香處。依舊水東流。其二云。玉宸朝晚。忽櫛楮黃衣。愁露鎖金扉。蓬萊待得仙丹至。人世已成非。○龍軒長仗轉西畿。旌旆入雲飛。望陵宮女垂紅淚。不見翠輿歸。

臨白玉欄

宋光憲皇后夢。上悲甚。有箋識者。能神術。使死者復生。命試其術。無效。乃曰。臣見太宗與仁宗宴。臨白玉欄干。當牡丹。無復來人間。上知其妄誕。亦不深罪。郴州蔡承禧挽詞曰。天上玉欄花已折。人間方士術何施。

山堂肆考典禮第二十卷

○喪親

禮祭統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

五日不食

禮檀弓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又聞傳云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

三日後斂

憲章問

禮問喪死三日而後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慮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

風木之悲

見子

蓼莪之德

詩小雅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期而猶哭

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遂除之按禮為出母齊衰杖朞伯魚乃夫子為後之子則於出母無服則可無哭矣伯魚猶哭夫子所以嘆其甚也

死而不喪

見出母

讀禮

禮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廢詩

見子

居倚廬

稅音脫 苄音下 堊音汙 墼音即

禮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苄剪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按倚廬謂於中門外東墻下倚木為廬也堊室在中門外不塗墼故曰堊苄蒲之可為席者但剪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

坐專席

曲禮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注云專單也貴賤之席各有重數居喪則否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也

水漿不入口

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喪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又曲禮居喪之禮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

葱薤不屬口

孔帖郭曜居喪以禮疾甚或勸茹葱薤終不屬口

投冠括髮

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屍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注云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髮袒於房婦人髽於室舉者出舉屍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屍出堂之前主人為將奉屍設袒而括髮耳今武叔待屍出戶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註以子游知禮之言為嗤之也吉時

纚音洒 髽音撾

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髻。故謂之髽。纚即內則所謂紒者。蓋韜髮之繒也。

寢苫枕草

左襄十七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麄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

稱情稱服

禮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注云。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

不怠不懈

禮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視聽不衰

曲禮。居喪不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哭踊有節

檀弓。弁人有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毀不滅性

孝經。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二日而食。教民無以死生傷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教也。喪不過三年。示民之有終也。

偯音倚

毀不危身

檀弓。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注云。不慮居。言喪禮稱家有無。不可勉為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

哭無常聲

禮雜記。曾申問子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申參之子。又檀弓。父母之喪哭無時。

慼有嘉容

左襄三十一年。公薨。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子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若喪而不哀。作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季武子不聽。卒立之。即昭公也。

執喪泣血

檀弓。高子臯之執親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注云。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臯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除服毀容

孔帖。路敬淳遭親喪。居倚廬不出者三年。服除。號慟入門。形容癯毀。妻不之識。

祥而從政

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朞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注云。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王制。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葬同三月也。

練而歸宮

喪大紀。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注云。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為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於宗子之家。謂殯在宮也。諸父兄弟朞服輕。故卒哭即歸也。

手澤口澤

禮玉藻。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而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注云。不能猶不忍也。

苴杖削杖

禮問喪。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為父苴杖。苴杖竹也。為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為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又集異記。有孫氏求官。夢雙鳳集其兩拳。以問卜者。卜者曰。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卿當有大凶。非苴杖。則削杖。後孫氏果遭母喪。

命徹棐衣

檀弓。季康子之母死。陳襄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為陳於此。命徹之。按敬姜莒女。號戴巳。魯大夫公文穆伯之妻。文伯之母。而季康子之從祖母也。

追念闕禮

漢宗室東海孝王臻。兄弟並有篤行。母卒。皆吐血毀瘠。至服練紅。兄弟追念初喪父時幼小。哀禮有闕。因復重行喪制。

立相

沽音古

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注云。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麄略也。

卜後

駘音台

檀弓。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玭。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玭。衛人以龜為有知也。注云。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玭。卜人之言也。玭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為主。故經以玭言吉也。

繩纓菅屨

禮。喪服四制。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沐。朞十二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智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注云。三節謂三

月練與祥也。

布衣糲食

羅遜居父喪幾致毀滅。服除猶布衣糲食。

心絶志悲

愾音概

禮問喪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絶志悲而已矣。

柴毀骨立

隋邳公蘇威為右僕射。以母憂去職。柴毀骨立。上敕威曰。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必須割抑。為國惜身。朕之於卿。分為君父。宜依朕旨。以禮自存。按柴毀言瘦如柴也。骨立言無肉而惟有骨也。

鳩巢

東漢徐憲。在喪過哀。有白鳩巢其户側。後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免絰

見墳墓。

伯鸞死孝

見狂肆

和嶠生孝

晉王戎為吏部尚書。丁母憂。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而後起。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武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苫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

孝。陛下當先憂之。

對芋嗚咽

鮮于文宗甫。七歲父以種芋時亡。明年此時。對芋嗚咽。如此者終身。

執蘇哀號

邵旭幼年母病。思洛蘇食之。不得而死。旭甚悼之。後每歲洛蘇熟時。執蘇哀號。終身不忍食。

居廢櫛沐

元讓母終。廬於墓。次居常俱廢櫛沐。飯蔬飲水而已。

藉無茵席

元德秀母亡。廬於墓側。食不鹽酪。藉無茵席。

漬血獲屍

唐王少玄父隋末死兵亂。少玄甫十歲。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堆積。難次識認。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齒也。少血鑱膚。閱旬而獲屍。

齒音恣

鑱音讒

徒跣獲柩

孔帖。崔衍遭父喪。徒跣護柩行千里。道路為之流涕。又李百藥侍父母喪還。徒跣數千里。雖余喪容。兒羸毀者累年。

擁墳椎膺

唐李華作靈武二孝子贊。侯知道。程俱羅。生養以孝。歿奉以哀。廬於塚次。號泣無節。擁墳椎膺。聲氣咽塞。下入九泉。上徹九天。

寢地得疾

宋元祐元年九月司馬温卒。京師人罷市往弔。及如陝。葬送者如哭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焉。子康居喪。因寢地得腹疾。台醫李積於兖鄉。民聞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積至。疾不可為矣。

○喪兄弟

禮雜記。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又云。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死不為哀

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哀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

綏音雖

哀。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哀。

死不受弔

晉周顗被害。王敦使人弔焉。弟曠。亡兄天下有義人。為天下無義人所殺。何所弔耶。敦斷之。因事誅嵩。

朞年不離墳

東漢馬援兄卒。援行服朞年。不離墳墓所。

即吉未復膳

南史謝曜卒。弟弘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慧琳謂曰。檀越素多疾。即吉猶未復膳。無益傷生。豈所以望於君耶。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

人琴俱亡

世說。王徽之弟獻之卒。子猷便素輿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慟哭良久。月餘亦卒。

風流頓盡

齊張緒。字思曼。亡後。從弟融齎酒於靈前。酌酒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哀兄戒貪佞

唐元德秀死。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吾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宅。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佞紈綺粱肉之徒也

召弟託子孫

唐李勣弟弼。為晉州刺史。上以勣疾。召為司衛卿。使省視。勣忽語曰。我似少愈。可置酒相樂。列子孫於下。將罷。謂弼曰。我即死。欲有言。恐悲哭不得盡言。故召汝一訣爾。我見房玄齡。杜如晦。高季輔。皆辛苦立門戶。將以貽後。悉為不肖子敗之。我子孫今以付汝。汝可謹察之。其不肖言行交游非類者。急撾殺之。毋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

○喪夫

禮喪大記。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獨居惟殯

檀弓。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云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褰帷自此以後人皆效之故記者云非古也

不受郊弔

見妻

哭夫以禮

檀弓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注云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

納夫於正

高士傳黔婁先生卒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有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

城崩

齊莊公伐杞梁殖戰而死妻無子無所歸乃枕其夫屍哭於城下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乃赴淄川而死

俗變

孟子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

謚夫以廉

黔婁先生死其妻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妻曰昔先生君嘗授之以政以為國相辭而不受是有餘貴也君

嘗賜之粟三千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謚曰處。不亦宜乎

誅夫以德

見誅

守義不嫁

髡音昆 詩鄘風。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詩自誓

遠嫌不歸

見妻

悉辭羽儀

唐魏徵薨。上命百官九品以上。皆赴喪。給羽葆鼓吹。陪葬昭陵。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意。悉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

能當門戶

劉禹錫撰史僕射神道碑。僕射史孝章妻博陵崔氏。自僕射沒。以迄於葬。其當門戶。備祭祀。建碑表。皆崔氏之能也。

○喪妻

禮雜記注。治婦人之喪事。皆以夫之爵尊卑為升降。無異禮也。

喪耦

毛詩序。喪其配耦。

斷絃

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世俗夫喪妻者。曰斷絃。言如琴瑟之斷其絃也。復娶者。謂之續絃。又孟蜀時。秦州節度使王承儉。築城獲瓦棺中。有石刻曰。隋渭州刺史張崇妻王氏銘文云。深深瑩玉鬱鬱埋香。

鼓盆歌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噭音叫

炊臼夢

雜俎。小人徐道昇言江淮有王者善卜。賈客張贍將歸。夢炊臼中。問王生。生言君歸不見妻矣。臼中炊。固無釜也。賈客至家。妻已卒數月。

符融行志

東漢符融。負妻亡。無以殯。鄉人欲為備棺服。融不受曰。古之瘞者。棄之中野。唯妻子可以行其志。但即土埋藏而已

荀粲傷神

魏荀粲。字奉倩。常曰。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聘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艷色。冬月嘗病熱。粲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後婦病亡未殯。傳嘏往唁。粲不哭而傷神。嘏

嘏音假

曰子之娶也遺才而存色此自易遇何哀之甚。粲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有傾城之異。然未易可遇也。痛悼不已。歲餘亦卒。

不敢復娶

漢王吉之子駿為少府。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復娶。

不能止哀

宋劉廷式未第時議娶。既第而妻瞽。卒娶之。後廷式倅密州而妻死。式喪之踰年。而哀不衰。不肯復娶。蘇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廷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吾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亡。則凡揚袂倚市。目招而心挑者。皆可以為妻耶。軾深感其言。

本心豈違

魏管寧妻卒。知顧勸再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違本心。

悲情頓釋

宗少文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維亡後。少文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漫服會宴

廬江太守周龕。明日當除婦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

周顗等三十餘人同會劉隗奏曰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朝祥慢服之愆難宜請免龕官顗等知龕有喪吉會非禮各奪俸一月

除服作詩

晉孫楚妻亡至除服作詩示王武子武子曰未知文於情生情於文生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為人所笑

晉劉寔字子真喪妻為廬杖之制終喪不御肉輕薄子笑之寔不以為意

為人所譏

王龔妻亡與諸子並杖行服時人譏之

侍母不憂

六帖李畬妻亡時母病恐母悲傷約家人無以哭聞母所朝夕省侍無憂色

抱兒以泣

韓愈弔武侍御畫佛文曰唐武侍御喪其配歛其遺服櫛珥聲悅於亡月十五日出陳之抱嬰兒以泣有浮屠者諭之曰是豈有益耶吾師云人死則為鬼鬼且復為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西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能圖是佛而禮之往生莫不如意韓愈聞而弔之曰圖西方人兮道之勤以妄塞悲兮慰新魂

傷往賦

劉禹錫傷往賦序。予授室九年而鰥。痛苦人之夭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之重云。賦曰。寶瑟僵兮絃柱絕。瑤臺傾兮鏡奩空。閱刀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翫服儼兮猶具。繁華謝兮焉從。又黃山谷著悼往賦

悼亡詩

白樂天悼亡詩。半死梧桐老病身。重泉一念一傷神。手携稚子夜歸院。月冷房空不見人。又潘岳悼亡詩。如彼投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驚拆。春風緣隙來。晨霤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沉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寤歎猶可擊。

○喪子

請車

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封篋

晉王導嘗還臺。其子悅未嘗不送。又為襞斂箱篋中物。悅亡。導還臺至常送處。必慟哭至臺。其母封篋。不忍開之。初悅為中書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持刀。導問是何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耳。導因與之食。食畢。謂導曰。中書已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殞絕。

哭子喪明

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泣子成血

雜俎。顧況字逮翁。姑蘇人。喪一子年十七。其子魂遊恍惚如夢。不離其家。顧悲傷不已。因作詩吟之。且哭。詩云。老人喪愛子。日暮泣成血。老人年七十。不作多時別。其子聽之感慟。因自誓當再為顧家子。經日如被人執至一處。若縣吏者。斷令託生顧家。已後都無所知。忽覺心醒。開目認其屋宇兄弟滿側。惟語不得。至七歲。其兄戲祇之。忽曰。我是爾兄。何故扰我。一家驚異。方叙前生事。歷歷不悞。弟妹小名。悉遍呼之。此即進士顧非熊也。成式常訪之。涕泣為成式言。

溺死於江

博物志。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滅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鱉何仇。弟子曰。何夫子之不慈乎。答曰。生為吾子。死非吾鬼。遂不收葬

坎瘞於路

潘安仁西征賦。妖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注云。潘子以三月壬寅生。五月甲辰妖。止六十餘日也。

子死不憂

列子云。魏有東門吳。年四十有一子。喪之而不憂。其相室曰。公子愛子也。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日無子同。吾何憂焉。

子死不哭

檀弓。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將以為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悔無日磾之明

東漢楊彪位至太尉。見漢祚將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答曰。悔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按漢書日磾子兩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帝側。弄兒或自後擁帝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其後弄兒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

舐音市 日磾音密低

嘆無延陵之高

豫章太守顧劭。雍之子也。在郡卒。雍時盛集僚屬圍棋。外稻音恰啓信至。乃無兒書。雖神色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流

血沾襟。客散。方嘆曰。已無延陵之高。豈可使有喪明之責。於是割情散哀。顏色自若。

感念亡兒

世說。庾亮兒遭蘇峻難遇害。諸葛道明女。為亮兒婦。既寡。將改適。與亮書及之。亮答曰。賢女尚少。故其宜也。感念亡兒。若在初沒。

大恨亡子

郄音隙 續晉陽秋。郄超黨戴桓氏。為其謀主。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將亡。出一小書箱付門生云。本欲焚此。恐家君年尊。必以傷感而斃。我亡後。若大損眠食。則呈此箱。愔後果慟悼成疾。門生乃如超旨。則與桓溫往返密計。愔見即大怒曰。小子死恨晚。後不復哭。按愔字方回。超字嘉賓。

吾輩鍾情

晉王衍喪幼子。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天下痛心

臺音閣 晉陶侃子瞻為越騎。與卞壼同死於蘇峻之難。王愆期謂侃曰。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為公痛心。況慈父乎。

二子同亡

晉王祥二子烈芳。同時而亡。將死時。烈欲還葬舊土。芳欲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二子

俱有焉。

三子盡失

唐孟郊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盡夭之。幾老。念無後以悲。友人韓退之推天假其命以喻之。

喪子混元

晉魏舒子混元先卒。朝野咸謂陽元悲必過慟。陽元退而嘆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喪子崔兒

白樂天喪子崔兒詩云。書報微之晦叔知。欲題崔字淚先垂。文章千秩官三品。身後傳誰庇蔭誰。劉禹錫吟白詩愴然寄題云。吟君苦調我沾纓。能使無情盡有情。四望亭中心未釋。千秋亭下賦初成。庭梧已有雛棲處。池鶴今無子和聲。從此期君比瓊樹。一枝吹折一枝生。後樂天無子。以姪孫阿新為之後。

○喪師

檀弓。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廬塚

史記。孔子喪魯城北泗上。弟子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貢廬於塚。凡六年。

飾棺

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

旋音兆祟。殷也。綢練設旋。夏也。注云。孔子之喪。赤。次。餙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

奔喪

東漢桓榮。字春卿。師事九江朱普。普卒。榮乃奔喪。負土成墳。

行服

魏王朗。師事楊賜。賜卒。棄官行服。

弟子服斬

郭禹師事郭荷。荷卒。禹服斬居廬。

弟子服縗

江南野史。江夢孫集門生講纘經義。後夢孫卒。年八十五。

葬之。日。自遠方至者。幾千人。而服縗者百許。

侯芭行喪

漢侯芭。從楊雄受太玄法言。雄卒。芭負土成墳。號曰玄墓。行喪三年。

半千行喪

唐王義方卒。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栢於墓側。三年乃去。

葬師士匄

燮助傳。吳人。施士匄。善左氏春秋。由四門助教為博士。卒於官。弟子共葬之。

葬師吳章

西京雜記。云敞字幼孺。在吳章門下。章被王莽所殺。無敢收瘞者。敞稱童弟子。收瘞其屍於龍首山南嶺下。將軍王舜高其節。比之欒布。薦為諫議大夫

給假舉哀

宋江休復字鄰幾。嘗言胡翼之凶訃至京師。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出俸修供

蘇東坡訃至京師。王定國李豸。皆有疏文。張耒時知潁州。聞坡卒。出俸於薦福寺修供。以致師尊之哀。乃遭論列。謫房州司馬。按耒字文潛。蘇門四學士之一也。

祭享惟謹

輟耕錄。俞長孺。字觀光。越之新昌人。為寧國路儒學教授。檇李顧德玉。字潤之。嘗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托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趨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為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師斂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死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則將屍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為也。聞者歎服。

喪葬致誠

見義士。

○喪友

儀禮注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

無質之悲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吾無與言之矣又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為語也

祝予之嘆

世說羊孚年三十一卒桓玄與羊欣書曰賢從情所信寡暴疾而殞祝予之嘆如何可言按公羊傳子路亡子曰噫天祝予何休曰祝者斷也按孚乃欣從祖故云賢從。

為友奔喪

東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為郡功曹其友張劭字元伯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省視之劭臨盡嘆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非死友耶劭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劭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其日埜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覺寤悲嘆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便具朋友之服

郅音姪

馳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棺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棺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千人。皆為揮涕。范執紼引柩。喪乃得前

紼音拂

為友報讐

惲音蘊 東漢郅惲。字君章。友人董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視惲歔欷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怨天命。而痛仇不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復。惲即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遂死。

慟哭竇武

東漢陳蕃竇武。為中官所害。郭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致酹黃瓊

酹音類 皇甫謐高士傳。徐穉。字孺子。仁讓聞於天下。黃瓊辟為公府。不詣。黃死。穉負笈徒步三千里到瓊墓致酹。

無與為善

鄭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無與為善矣。唯天子知我也。

誰能更容

魏崔浩誅。眭夸為素服。受鄉人弔。眭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眭夸。

過墟而嘆

世說晉王濬仲為尚書令著公服乘軺車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壚竹林之游亦與其未自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紲音曁紲今日視此雖近邈若江河聞笛而悲見故人

向林作驢鳴

世說孫子荊以有才少所推服唯稱知王武子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子荊後來臨屍恸哭賓客無不垂涕哭畢向靈牀曰卿嘗好我作驢鳴今我為作體似眞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又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謂同遊曰王好驢鳴可作一聲送之坐客皆作驢鳴

臨殯著麈尾

世說王長史濛病篤寢卧燈下轉麈尾觀之嘆曰如此人晉不得四十劉尹惔臨殯以犀柄麈尾著王柩因慟絕涇云濛以永和初卒年三十九也惔與至交及卒深悼之

幼輿哭衛玠

晉洗馬衛玠以永嘉六年六月二十日亡壐南昌城許徵慕東玠初死謝幼輿鯤發哀於武昌感慟不自勝人問子何卹而致哀如是答曰棟梁折矣何得不哀

楊素誅柳弘

北史柳弘字匡道博涉群書辭采雅贍與楊素為莫逆交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潁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絶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絶絃終身

呂氏春秋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泰山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泰山俄頃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絶絃終身不復鼓之按伯牙姓俞字伯牙

鼓琴數回

晉顧彥先榮平生好琴及喪家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徑上牀鼓琴作數回竟撫琴曰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

靈前酌酒

北史夏侯夫字元廷魏驃騎將軍道遷子也性好酒與南人辛諶江文遙終日酣飲恒相謂曰人生局促何殊朝露脫有先亡者當於良辰美景靈前飲燕倘或有知庶共為樂及夫亡後三月上巳諸人相率至夫靈前酌酒爾日天陰室中微暗咸見夫在坐衣服形容不異平昔時執杯酒似若獻酬但無語耳

墓旁賦詩

北史裴茂伯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性嗜酒致殞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李騫等

於墓旁致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酬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在晉陽亦作詩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緒時人以伯茂性誕傲謂收詩頗得其事實

嫁遺孤女

唐劉晏與鄧景山友善景山卒家寒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又李元為河陽節度使韓充為牙將未幾元領宣武召充主親兵元謂充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願以為託遂辭去後元沒充為嫁二女周卹其家

教導孤兒

唐鄭畋字台文父亞任桂管觀察使畋生於桂州小字桂兒時西門思恭為監軍有詔徵赴闕亞送於郊自以衰年以畋託之曰他日願以桂兒為念言訖泫然流涕思恭誌之及為神策中尉亞已卒思恭使人召畋待如甥姪選師友教導之後畋官至將相

如見元賓

韓退之答李師錫書曰李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見元賓焉

尚有貢父

蘇子瞻云劉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

縉紳流涕

東漢蔡中郎死。縉紳諸儒莫不流涕。鄭康成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

賓客扶賻

元祐黨籍皆一時名賢。逮宣和中。往往多在鬼錄。獨劉器之、范德儒二公在。未幾器之訃至。鼎以道對賓客誦南嶽新摧天柱峯之句。至哽咽不得語。客皆扶賻以道徐曰。耆哲凋喪。殆盡。緩急將柰何。

扶音孚 賻音接

鬻衣治葬

宋侯可字無可。華陰人。少與申顏為友。顏病重。千里為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撫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辛勤百營。鬻衣相地。卒葬之。

具禮改葬

王方翼。其友趙持滿誅死。屍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仁。何以事君。遂哭其屍。具禮改葬。

山堂肆考典禮第十一卷

修身

○亡僧

歐陽公嘗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

圓寂

傳燈録洞山良价和尚將圓寂謂衆曰離此殼漏子向什麼處與衆相見衆不對儼然坐化按僧亡曰圓寂又曰順寂

茶毗

釋氏要覽僧亡曰茶毗或曰耶維或曰闍維天竺第九祖

入滅衆以香油旃檀闍維眞體闍維即荼毗謂火焚也蘇東坡宿曹溪借傳燈錄讀燈花落燒一僧字即以筆記窻間曰曹溪夜岑寂燈下讀傳燈不覺燈花落荼毗一箇僧

倚鐘而化

白陽禪師號僊林姓王氏臨川人唐元和中出家于白陽院修行勤苦一日忽倚鐘而化人推之仆地折齒尸自起立里人投其尸于水三日復流故處人異之塑其骨而祠焉

聞笙而寂

僧元照錢塘人自幼出家博究宗尤工楷隸吟咏得風騷體一日聞空中笙簫聲遂歸寂焉

命立佛像

傳燈錄南齊善惠大士降于婺州傅宣慈家納劉氏女妙志生子普建普成二人梁武帝時會天竺僧達摩號黃頭陀謂大士曰我與汝毗婆尸佛前發誓今覓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其影見大士圓光寶蓋大士笑時有法師聞法悟解言我師乃彌勒佛應身耳大士呵之後于松山雙林寺修行感七佛相隨釋伽引前維摩接後及嵩頭陀入滅大士懸知曰嵩公覺行滅決不可久留也謂弟子曰吾去即焚吾尸上建浮屠以彌勒佛像處其下

命送已尸

三山小牘僧從諫卒。遺言送尸于建春門外。尸陁林施與鳥獸為食。三日後。人往視之。體貌如生。林在王舍城側。尺丈人多送其中。

黃履猶存

傳燈錄。達磨潛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過葱嶺。見達磨手携隻履。翩翩而往。雲問師何往。師曰。往西天去。又謂雲曰。汝王已厭世間。雲聞之茫然。別師東邁。覲復命。明帝已登遐矣。迨孝莊即位。宋雲具奏其事。帝命起墳。惟一革履存焉。

金棺如故

傳燈錄。釋伽佛住世四十九年。將入金縷僧伽黎衣。傳法與摩訶伽葉。說無常偈曰。諸法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諸弟子以香薪茶毗之。燼後。金棺如故。高七多羅樹。往反空中。化火三昧。得舍利八斛四斗。世尊滅後。一千十七年。漢明帝永平中。教至中夏。

合掌而化

僧海月。名慧辯。華亭傅氏子。父母令出家。入普照寺。得法明智。遂領寺事。遷杭州僧正。蘇軾甚高其行。一日合掌坐化。遺言須東坡至。方合龕。四日軾至。跌坐如生。頭尚溫。軾遂次詩哭之云。生死猶如臂屈伸。情鍾秋葉亦酸辛。樂天不是蓬萊客。憑杖西方作主人。

集衆而逝

還音纖

僧本逸。閩縣人。九歲出家。至廬山。依開天寺暹禪師。入室頓悟。宋元豐六年。詔住大相國寺。賜號正覺禪師。紹興中。集衆而逝。作頌曰。七十四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線。鐵牛勃跳過新羅。撞破虛空七八片。

頂骨不壞

唐僧雪山。歙縣人。始住休寧普滿寺。自號覺庵。及生臧茶毗。頂骨不壞。得舍利數十粒。

心火自灼

南唐僧何令通。國師。後更名慕真。一坐四十年。豁然大悟。宋天禧中。一日正席跌坐。忽心火自灼。頃刻而化。其徒收舍利。為塔葬焉。

通路照尸

齊書。趙僧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日謂弟子曰。吾今日當炙壺中一大錢。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條。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

隱毫埋玉

東坡挽僧詩。霜顱隱毫鑌。骨埋青玉。皆云似達磨。隻履還天竺。又弔僧雲鬱黎詩。今來復叩戶。空房但颼颼。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

行業已滿

宋僧崇辯。修行中山。弟子甚衆。一日謂弟子曰。吾行業已滿。當歸佛道。遂化。弟撫其尸。柔軟如生。知為尸解。

紙 晉池

鬚髮自長

僧覺慶四明人自幼窮究妙典二十歲出家投禮梅峯和尚深入悟門元至元初至雲間陳源家端坐而化越三日送至茶毗之所忽徧體汗下源再請回家是夜紅光貫天停龕十日顏色如生鬚髮自長四方瞻禮者無不嘆異源改所居為蘭若漆其肉身祠之又有僧常在著遼重熙間在寶坻縣城南建彌陀佛舍結廬其傍棲心入道後跌坐而化茶毗之日火身不灰徒僧以其身立于佛側已而髮再生焉踰月一削之後有女子以手摩其頂髮遂不生

○亡道

白日上升

蕭史 音奇

邊洞玄棗強人自幼于紫雲觀出家修行後得道白日上升唐玄宗御製詞以褒揚之

白日沖舉

蕭史漢末人修道天平山延壽宮善吹蕭能致鳳鸞翔集號碧霄眞人道成白日沖舉

詔作僊郎

續僊傳侯道華晨起飛在松頂揮手謝衆曰玉皇詔我為僊臺郎今去矣

署為僊伯

王遠知警敏通書傳陳楊洲刺史曇選之子也事陶弘景傳其術為道士後主聞其名召入甚見咨重隋煬帝亦執

弟子禮。又識唐太宗于微時。詔卽茅山為觀居之。一日謂弟子曰。吾今暑少室僊伯將行矣。卽沐浴具衣冠就寢而卒。其壽蓋百二十六歲云。

羽化

晉許邁遊名山採藥。莫知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

蟬蛻

唐高宗時。劉道士大還丹成。上之。及卒。唯有空皮。而背上開拆。有如蟬蛻。

棺中一符

介象。會稽人。學道得度世禁氣術。吳主召至武昌。試其術種瓜。采百果。皆立生。象死。吳主發棺視之。唯一符耳。

席間片紙

見道士。

駕鶴

屈處靜。漢祁陽人。楚白公之後。幼而悟道。絕跡人表。凡十二年。一旦駕鶴而去。

飛蟬

劉希岳。潼州人。宋端拱中為道士。居西都。老子觀。遇異人得道號。朗然子。一日沐浴更衣。陳席而臥。斯須飛出一金蟬。遂失所在。

○弔慰

禮曲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

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又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謂如戰陣無勇。立乎巖墻之下。溺水而死。此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也

又曰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不越疆而弔

檀弓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

不踰封而弔

雜記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

玄冠不弔

論語羔裘玄冠不以弔。

齊衰不弔

檀弓。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反哭而弔

檀弓。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注云。弔于墓者。不如弔于家者之情文為兼盡矣。故欲從周也。

露髻而弔

檀弓。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于臺鮐始也。注云。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髻。故謂之髽。孤鮐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為邾人所敗。髽不以弔。時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弔也。

臺音狐 鮐音苔

辟讀作闢

畫宮受弔

檀弓。哀公使弔蘧尚遇諸道。辟于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蘧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注云。辟于路。謂除闢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

設席行弔

孔帖。衛大經。蒲州人。素善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答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詣其家而還。

敬叔進書

檀弓。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為介。及郊。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注云。敬叔稱惠伯為叔父。懿伯則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進書。進奉魯君之弔書也。

裴楷為禮

世說。阮步兵遭母喪。裴令公楷往弔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弔盡哀。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為禮。阮既不哭。君何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俗輩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嘆為兩得其中。

衣冠待弔

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于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注云。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

人。謂文子之子也。

裘經入弔

檀弓。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于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曾子徒知喪事為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

廬前致芻

東漢徐穉。字孺子。郭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致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謂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將之。

門外酹酒

徐孺子。諸公所辟。皆不就。有死喪。嘗里負笈赴弔。嘗于家預炙雞一隻。以綿絮一兩。漬酒暴乾。徑到喪家門外。以水漬綿。使有酒氣。用白茅為籍。以雞置前。酹酒畢。則去。不見喪主。

弔賓皆是朝賢

晉王祥夢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知故吏而已。門無雜

弔之賓也

弔客不至柩室

唐齊澣母亡受弔于廬前賓客未嘗入柩室澣語人曰吾母平生非至親不升堂入室豈以存亡變禮耶

及門而返

王羲之少與王述齊名而心每輕之述有母喪羲之止一弔不重詣後復往及門主人哭不前而返欲以辱之述甚恨焉

裸身而入

晉王悅字元達弱冠知名恃才放酒慕王澄為人婦父嘗有慘悅乘醉弔之婦父哭入慟悅與賓客十餘人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三匝而去

公卿會弔

漢孔光薨公卿百官會弔

將軍遣弔

東漢陳寔卒大將軍何進遣使弔祭海內奔赴者三萬餘人

匍匐弔君謨

后林燕語陳烈福州人以鄉行稱尤為蔡君謨所知然烈行怪多偽君謨母亦烈往弔自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答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為類如此

麻革弔王祐

宋丁謂言嘗見常武太原王公曰。先太師傾背時。朝賢來弔。朱紫盈門。惟徐左省鉉。獨携一麻袍。並帶。至客位更易後。方入弔。以此知士大夫具朝服臨哀弔問。深不可也。按太師。即兵部侍郎王祐也。

○助喪

春秋說題辭。知生則賻。知死則賵。賵之為言助也。賵之為言覆也。車馬曰賵。貨財曰賻。玩好曰贈。衣被曰襚。珠玉曰含。

襚音遂

攝馬

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注云。攝。貸也。十箇為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只帛。從兩頭各卷至中。每卷二丈為一箇。束帛。是十二箇二丈。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也。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于其誠。不于其物也。

脫驂

見故人。

班布

檀弓。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君子不家于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云。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具。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不家于喪。惡因死者而為利也。

贈纁

禮雜記。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注云。贈謂以物送別死者于椁中也。

沐椁

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按沐浴也。

往襚

檀弓。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于尸曰。有臣柳莊也若。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縣潘二邑名。

原涉還賦

漢原涉。字巨先。哀帝時。父為南陽太守。卒官。為賦斂送塋至千萬。已上。涉皆讓還。由是名顯京師。

王丹陳縑

東漢王丹。字仲回。好周給。人有喪者。則賻助之。親自營護。河南守陳遵。關中大俠也。其友喪親。遵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于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悉辭贈賻

魏管寧。字幼安。喪父。中表憐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

又晉王渾為涼州刺史。卒。故吏贈賻數百萬。其子戎悉辭

而不受。由是顯名。

不取賵遺

唐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無所取。惟韋皐以布衣交。又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

奉金為具

漢朱建母死。辟陽侯奉百金祝。注云。贈終者之衣被曰祝。言以百金為衣被之具也。

祝音稅

罄資辦事

宋河東柳先生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祐。求資以辦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資。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遺之。議者以郭代之義。不能遠過

賜之粟帛

唐孔巢父卒。上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給以絹布

唐房玄齡薨。帝給以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

敕吏辦喪

漢何易于為益昌令。民有死喪。不能具塟者。以俸金敕吏為辦之。

飯僧追福

唐田神功卒。上命百官弔喪。賜賻贈絹千疋。布五百端。并

屏風茵傳飯桑門為之追福。

佐生

荀子大略賻賵所以佐生贈襚所以送死。

贈死

左隱元年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非禮也。

以賻分饗

鷹音豸蘇子瞻作李憲仲哀詞叙曰予同年友李君惇之子鷹自陽翟見余于南京泣曰吾祖母邊母馬前母張與先君之喪皆未葬貧不敢以饑寒為戚顧四喪未舉死不瞑目矣適故人梁先告老聞余將歸耕陽羨以絹十匹絲百兩為賻辭之不可乃以遺鷹曰此亦仁人之餽也既又作詩以告知君與鷹者庶幾皆有以助之。

作詩為助

蘇子瞻贈章居士曰章默居士字季明生公侯家才性高爽棄家求道不蓄妻子與世無累而父母與兄之喪貧不能舉以是眷眷世間不能無求于人余深哀其志既有以助之又取其言為詩以贈其行庶幾有哀之者詩云章子親未葬餘生抱羸疾朝吟噎隣里夜淚腐茵席前年黑花生今歲白髮出身隨日月逝恨與天地畢願求不毛田親築長夜室雖從王孫裸未忍夏后壑武陵多豪士百萬付一擲心知義財難甘就貧友乞不辭毛髮施行自丘山積此志苟朝遂夕死眞不滅誓求無生理不踐有為迹棄

身屍陬林。鳥鳶任狼籍。

冶同門喪

唐何蕃。和州人。居太學二十年。凡同門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之治喪。

給鄉人喪

竇建德。有鄉人喪親。貧無以塟者。建德方耕。聞之太息。遽解牛給與治喪事。了無吝色。一鄉人之人皆異之。

山堂肆考徵集十一卷終

山堂肆考典禮第十二卷

○國葬

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而葬。外姻至。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橋山衣冠

史記。黃帝葬于橋山之南。空棺無尸。唯劒舄在。漢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于橋山曰。吾聞黃帝不死。有塚何也。公孫卿對曰。黃帝已僊去。羣臣葬其衣冠。

驪山鳧鶴

三輔故事。秦始皇葬驪山。起墳高四五十丈。下錮三泉。周圍七百步。以明月珠為日月。人魚膏為燈燭。水銀為大海。金銀為鳧鶴。

雀壠

拾遺記。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名曰馮霄。自丹洲而來。能迎形變色。登木成禽。行地為獸。又能銜青沙如珠積成壠阜。風吹如塵。名曰珠丘。

虎丘

酒杯上聲

越絕書。吳王闔閭夢。發吳郡之士十萬人。穿土為川。積壤為丘。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澒池六尺。黃金珠玉為鳧鴈。專諸魚腸之劍在焉。葬三日。金精上騰為白虎。蹲踞于上。因名虎丘。

沙丘石槨

莊子稀韋曰。衛靈公死。卜葬于坎墓。不吉。卜葬于沙丘。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為靈乎矣

武都石鏡

蜀記。武都山精化為女子。蜀王開明納為妃。不習水土而死。王哀之。遣五丁力士于武都山擔土為塚。蓋地數畝。高七尺。上有石。厚五寸。徑五尺。號曰石鏡。表其墓門。

不用金銀

漢文帝治灞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之。因其山。

不起墳。自文帝已後皆預作陵。

使同丘壠

光武初作壽陵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代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載令流水而已。使送興之。後與丘壠同體。

金箱貯書

漢武帝崩。遺詔以雜道書三十卷置棺中。貯之金箱。卷後題東宮臣名年月。後河東太守張純以書進宣帝。帝示左右。時有武帝典書中郎將冉祭。見書及箱。流涕曰。此先帝殯時物。臣此時著棺中。因何得出。宣帝愴然驚愕。以書付武帝廟中。視茂陵宛然如故。庾信賦茂陵之書空聚。蓋謂此也。

玉匣鏤象

西京雜記漢帝及侯王送葬者。皆有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鎖。匣上皆鏤以蛟龍鸞鳳龜鱗之象。時謂之蛟龍玉匣。後赤眉賊帥樊崇陷長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所發有玉匣殮者。皆如生。故赤眉多行淫穢。唯灞陵杜陵獨完。按灞杜二陵文宣二帝之陵也。

豪傑遷居

文選。五陵皆漢帝墓所。後遷豪族居之。故曰五陵豪。五陵謂高帝葬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陵。此五陵皆在北。而文帝葬灞陵。宣帝葬杜陵。此

二陵皆在南。不在五陵之數。

少年盜發

薛用弱集異記。蘭陵蕭穎士為揚州功曹。秩滿南遊濟瓜州江。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曰。此人甚有肖子。鄱陽忠烈王。穎士是鄱陽曾孫。一時未及詢訪。及至岸。二子忽負擔去。穎士心謂非僊即神也。明年穎士北歸。止盱眙邑長處。有吏獲發塚盜數人。皆反接其手。束縛甚固。而穎士縣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絏于內。因具述曩日舟中事。于邑長即令先窮二人。須臾款服云。嘗開鄱陽王塚。大獲金玉。當門有賢人。顏色如生。年可五十。髭鬚斑白。僵仆于石榻。狀正與某人相類。

無起寢廟

東漢明帝遺詔。無起寢廟園陵。掃地露祭。率天下以儉。

悉藏圖書

五代梁。溫韜為耀州節度使。唐諸陵在境內者。悉發之。取所藏金寶。而昭陵最固。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紙墨筆跡如新。

望子望夫

秦夏太后卜葬。令東望吾子。西望吾夫。按望子者。莊襄王葬正陽也。望夫者。孝文王葬壽陽也。

卜年卜世

隋文帝仁壽二年。皇后獨孤氏崩。上令儀同三司蕭吉為

擇葬地得吉地云卜年二十卜世二百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綿葬地豈不卜乎俄而國亡正如戒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戒第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退告族人蕭平仲曰後四年太子御天下隋其亡乎吾前紹之云卜年二十者二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識之

石獸

莊陵在丹陽縣東葬梁簡文帝也有石獸高丈餘

金牛

郡志齊梁諸陵皆在金牛山中丘埭西陵口有大石麒麟辟邪夾道唐陸魯望詩地廢金牛絕陵荒石獸稀

翥音注

日月照臨

東漢中山王傳日月照臨于佳城烟雲變態于神道按墓門前開道建石柱以為梁謂之神道

龍鳳盤翥

唐明皇朝拜五陵至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復近先陵謂侍臣曰吾千秋萬歲後宜葬此地得奉先陵

作為層觀

唐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為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故見之帝泣因為毀觀

累為浮圖

唐德宗從梁唐安公主道薨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宰相姜公輔諫曰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營壠令累甓為浮圖費甚省約公輔才不足為相自知且罷故賣直售名耳遂下遷為太子左庶子

擅改山陵

宋仁宗崩司天監州中和言于內侍雷允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有何不可第移就上穴穿地走馬見太后言之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入仙太后曰出與山陵使丁謂議可否謂唯唯遂命工徒數萬穿地土石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詔遣使按視王曾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怒誅允恭免謂知鄆州

議易皇堂

宋仁宗崩葬永昭陵且有日忽傳皇堂棟損時諸山陵使皆不欲聞而掩之韓琦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遺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若苟且掩之後有壞而致人主疑心臣下何以當責

龍輴

輴音春

蔽音攢

檀弓天子之殯也蔽塗龍輴以棺加斧于椁上畢塗至天子之禮也注云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也按

是輴車亦在殯中非脫去輴車而殯棺也

蜃音腎

蜃車

周禮地官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共立籠及蜃車之役注云蜃車柩路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名焉行至壙乃脫更載以龍輴

豐碑

天子之窆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

辰駕

謝朓冊文馮相告禫辰駕長往

○葬

叙事見國葬

不封不樹

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周衣周棺

檀弓國子高曰壟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槨周于棺土周于槨反壤樹之哉

必誠必信

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于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如慕如疑

檀弓。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

執引執紼

檀弓。弔于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云。引引柩車之索也。紼。引棺索也。一說廟中曰紼。在途曰引。

畫帷畫荒

喪大記。飾棺。君龍帷。黼荒。大夫畫帷畫荒。士布帷布荒。注云。君。諸侯也。帷。飾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諸侯皆畫爲龍。故云龍帷。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畫帷畫荒。皆畫爲雲氣也。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

明旌

檀弓。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又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云。神明之。言以神明之道待之也。

功布

上輔音春下輔與國字。綍音紼。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

味音遂　簨簴音筍巨

綍音弗 紼音費 功布。接柳。蓋也。以羽為之。故曰羽葆。國車。即雜記輴車。輴音遄 輕音筌 讀為輕。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輕。有輻者。別用木以為輻輤音倩也。無輻者。合大木為之也。大夫死于道。以白布為輤。行至于家而脫輤。則載以輴車。功布。大功之布也。

祖載

白虎通。祖。始也。始載柩于庭。乘軸車。辭祖禰。故曰祖載。

厭車

唐張說祭文。厭車既展。祖奠斯聞。

芻靈

檀弓。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云。塗車。以泥為車也。束草為人形。以為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為木偶人。謂之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

方相

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歐疫。大喪。先柩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

方良音閒兩

讀賵

檀弓。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注云。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與其物于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書之賵。蓋于柩東當前東西面讀之。古者酒六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曰再告也。

迎精

禮問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蓋言既葬則迎精誠而反曰中而虞虞猶安也

即遠

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注云自牖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于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

之幽

檀弓葬于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首去聲

葬防山

史記魯襄公二十年而孔子生生而叔梁紇死葬于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又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父墓殯其母于五父之衢問于聊曼父之母然後其母得合葬于防

葬嬴博

檀弓延陵季子適齊于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于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禮也其合矣乎

弛期更爲

呂氏春秋。惠子以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半月。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者王季葬鳥水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殆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曰。先君欲少留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曰。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買道難繼

檀弓。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買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于斯也。買道而葬。難繼也。按子皋。即高柴也。

屬葬桐鄉

漢朱邑字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于桐鄉。後世子孫奉我。不如桐鄉民。

令葬洛陽

東漢崔瑗臨終。命其子寔曰。人死歸精于天。還骨于地。不可不藏形。勿歸鄉里。子寔奉遺令。葬于洛陽。

賜以壽器

漢梁商薨。賜以東園朱壽之器。銀鏤黃腸。注云。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鏤之。以栢木黃心爲椁。曰黃腸。及葬。賜以輕車介士。謂兵車甲士也。

賜以副車

漢孔光薨。上賜轀輬及副車。各一乘。輓送車萬餘輛。道路

皆舉音以過喪唐魏夢給羽葆鼓吹斑劒四十人陪塋昭陵韋抗歷官清儉及卒無以為葬玄宗聞之特給櫬車

二婢夾殉

檀弓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則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三子為殉

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

石椁

檀弓子游曰昔者夫子居于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王棺

風俗通漢王喬為葉令天乃下一玉棺于廳前喬謂曰天帝召我乃沐浴寢其中吏民葬于城東土自成墳

乞骸歸塋

漢韋玄成嗣封扶陽侯初父賢塋平陵玄成後從杜陵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之恩願乞骸骨歸塋父塋

招魂合塋

東漢鄧晨尚世祖妹新野公主後公主遇害及晨卒詔令招公主魂與晨合塋

塋長殤

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
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注云。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
二至為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
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葬行骨

後魏宋世梁。以御史使河北。還過汲郡。見城旁多骸骨。移
文州郡。悉令收瘞。其夜甘雨滂沱。後周賀蘭祥。為荊州刺
史。境內亢旱。見發掘古塚骨露骸骨者。命收葬之。即澍雨

不用棺椁

東漢盧植。字子幹。臨終。勑其儉葬于上穴。不用棺椁。

不設祭祀

漢楊震臨終。遺令雜木為棺。布單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
祀。

欲以反眞

漢楊貴。字王孫。孝武時人。家累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且終。
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眞。必毋易吾志。其子不忍。
乃往見其父友人祁侯。示以遺令。祁侯與王孫書曰。子欲
裸身見先人於地下乎。王孫報以書曰。厚葬誠無益于死
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幣。腐之地下。或乃今日入而
明日發。此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精神者。天之有也。形
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之為言

歸也。其尸塊然獨處。寧有知哉。裹以幣帛。隔以棺槨。交纏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為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乃得歸土。就其真宅。由是言之。焉用久乎。

欲令速朽

東漢趙咨將終。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曰。薄斂素棺。藉以薦壤。欲令速朽。且歸后土。不聽子孫改之。

北邙空槨

西京雜記。成帝時。有安定眞者。善筭術。自言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五墓地也。眞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東園畫棺

望音忙

東漢和帝。改殯皇太后父梁松。賜東園畫棺玉匣。

埋之馬棧

見將帥上

載以牛車

漢張湯自殺。兄弟欲厚葬之。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焉。乃載以牛車。有棺無槨。

葬近烈士

東漢梁鴻與妻孟光隱于吳。及病困。告主人皐伯通曰。我死。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葬以要離塚旁。要離烈士。俗鸞清高。可相近也。唐劉禹錫哭呂衡州詩。遺草一函歸太史。旅墳三尺近要離。

塟近神人

六帖。魏田豫戒子曰。塟我必於西門豹邊。其子曰。豹古之神人。那可塟其邊。豫曰。豹履行與我適等。必有靈。當與我善也。

堯典一篇

東漢周磐。字堅伯。曰。命終之日。桐棺足以周身。外椁足以周棺。斂形懸封。深衣幅巾。寫堯典一篇置棺前。以示不忘聖道。學者以為知命焉。

孝經一卷

梁元帝金樓子。吾之亡也。可以一卷孝經。一帙老子。陶華陽劒一口以自隨。外此珠玉不入。銅錫勿求也。田國讓求塟于西門豹側。杜元凱求塟于祭仲塚邊。曹子臧求塟于邊伯玉側。梁伯鸞求塟于要離之旁。彼四子者。異乎吾之意也。金蠶無吐絲之實。瓦雞無司晨之用。謹毋以血膻腥為祭也。棺椁起自軒轅。牆翣製自周室。晉文公請隧桓

晉書。

塟洛城旁

東漢溫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將所拘。伏劒而死。主簿從事欲持尸歸殯。光武憐之。命送塟至洛陽。賜城旁為塚。其

塟陶家側

吳志。鄭泉。字文淵。性嗜酒。臨卒。謂同類曰。必塟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為土。幸取為壺。實獲我心。

長子壽夢序告曰。吾久客思鄉里壽即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上許之。乃返舊塋。

以儉自全

晉杜預且死。遺令言邢山下有塚。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其隧道惟塞其後。而空其前。示藏無金玉。不取千童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求水中自然之石。以為塚。示不為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將來兆域儀制。取法鄭大夫。吾欲以儉自全耳。

以厚免禍

趙槩聞見錄。宋張侍中老。遺言厚葬。妾丞相殊。遺言薄葬。二公俱在陽翟。元祐中。同為盜所發。侍中壙金玉犀珠充塞。盜所得已不勝慰。不近其棺。皆列拜而去。丞相壙中。但瓦器數十。盜怒不酬勞。斲棺取金帶。帶亦木也。遂以斧斲其骨。厚葬免禍。薄葬致禍。楊王孫之計疎矣。

開道立表

初漢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為京兆阡。原涉深慕之。及其父卒。則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斲石旌功

唐秦叔寶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斲石為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

金蠶

齊書。始興王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塚。珍寶甚多。金銀為棺形者數十。又以硃砂為皇。水銀為池。

玉魚

唐高宗營長安大明宮。每夜見數十騎。行殿左右。乃使術者劉明奴等問故。鬼云。我是漢楚王伐之太子。明奴曰。按漢書。戊與七國謀反。夷宗覆族。安得有子葬于此。鬼云。王起兵時。留我在長安。王誅。天子念我不殺。養于宮中。後病死。葬我于此。漢書自遺誤耳。今在宮中。願見拘限。乞改葬為幸。我死時。天子斂我玉魚一雙。今猶未朽。必以此相送。勿見奪也。明奴奏聞。有勅改葬。此怪遂絕。

勿起墳壠

晉王祥疾篤。遺令曰。西邙土自堅貞。勿甃石。勿起墳壠。

勿忌陰陽

宋景文遺戒曰。吾沒之後。稱家有無。以治喪。用浣濯衣。鶴氅布裘。紗帽綫履。三日棺。三月葬。愼無為流俗陰陽拘忌也。棺用雜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五骸而已。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為吏在民二千石下。無功于國。無惠於人。不可請謚。不可受贈典。不可求巨公作碑志。不可作道佛二家齋醮。汝等不可違吾之命。違命作之。是謂吾死為無知也。

指山為塋

唐李白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塋于山之東巖

奪山為塋

宋潘充字悅之吳門人仕裕陵為侍從時郡民朱勔以倖進寵眷無比父沖殂勔護喪歸里傾城出迓而潘獨不往潘之先塋適有山林形勢近冲新阡勔欲得之乃修敬于潘潘杜門不納勔恃恩自恣遣人諷之且席以薰天之勢御史誣之以罪褫潘之職

勔音免

司馬塋論

司馬溫公曰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之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亦無常日也今塋喜乃相山川圖壠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殀賢愚皆繫焉舉世惑而信之于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塟問之曰歲月不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其塟具也至于終身累世而不塟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可不令人深嘆愍哉夫人之貴賤貧富壽殀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無關于塟就使皆如塟師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痛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祖之塟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椁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椁然金銀珠玉未嘗以錙銖入壙中將塟太尉公族人皆曰塟者家之大事奈何不徇陰陽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于陰陽可矣安得良塟師而徇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

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爲野人塋所得不過十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塋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于事者又使張生以塋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示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塋書者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塋未嘗以一言詢諸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爲世大患而于喪家尤甚今著此論庶俾後之子孫塋必以時且不必厚欲知塋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塋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月日司馬光述

伊川塋說

程伊川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固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于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有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圖尤非孝子安厝之本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戚所奪不爲耕犂所及按堪輿家言予平生排衆論而不之信今觀二先生論說真足爲世俗拘忌者之針砭而且爲我豎一赤幟矣暢哉

○挽歌

搜神記。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

田歌

漢高帝時。田橫死。吏不敢哭。但隨柩叙哀。後代相承以為挽歌。或曰出于田橫門人。其挽歌詞有薤露蒿里二章。言人如薤上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精魂歸于蒿里也。一說挽歌之來久矣。非始于田橫

虞殯

左哀十一年。公會吳子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注云虞殯送死歌曲。示必死也。具含玉亦示必死之意。

紼謳

莊子曰。紼謳所生。必于斥苦。注云。紼。引柩索也。斥。慢緩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慢緩不齊。故促急之也。

鈴唱

檀道鸞續陽秋。武陵王晞未敗之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使左右唱和。

延年二曲

紀原。漢武帝時。李延年分薤露蒿里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者歌之。

思道八篇

北史文宣王之喪。朝士多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用之。魏收楊休之等。不過一二篇。唯盧思道得八篇。故時號八美。盧郎。

梁會

司馬彪續漢書。大將軍劉商。三月上巳日。會洛水倡樂畢。終于薤露之歌。坐中皆流淚

袁遊

裴啓語林。袁松出遊。好令左右唱挽歌。時謂松道上行殯。

自製挽歌

衛國文懿公主。帝所素愛。及公主夢。自製挽歌。令羣臣畢和。

詔為挽詞

唐代宗皇后獨孤氏夢。詔羣臣為挽詞。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

挽裴大夫

見喪事。

挽孟同年

賈島詩。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君不見。杏花零落侍門前。按孟孟寂也。

挽姚莊田

東坡詩。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閒常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為善樂。逍遥却恨棄官

遲七年一別眞如夢。猶記蕭然瘦鶴姿。按漢石慶對恬侯

挽劉夢得

白居易詩。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閒日。一死一生臨老頭。杯酒英雄君與操。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沒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

哭禪僧

賈島哭栢巖和尚詩。苔覆石牀新。吾師占鏡春。爲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塔院閑松雪。經房鎖隙塵。自嫌雙淚下。不是解空人。

傷羽士

溫庭筠傷李羽士詩。柳不成絲草帶烟。海槎上來去鶴歸烟。愁腸斷處春何限。病眼開時月正圓。花若有情應悵望。水因無事莫潺湲。須知此恨消難得。孤負南華第二篇。按莊子第二篇。即齊物論也。

哭呂衡州

柳子厚哭呂溫詩。衡嶽新摧天柱峰。士林頓泣相逢。紙令文字傳青簡。不使功名上景鍾。三詔空留懸磬室。九原猶記若堂封。遙想荊州人物論。幾回中夜惜元龍

哭龐京兆

唐張祜詩。楊子津頭昔共迷。一爲京兆隔雲泥。故人昨日同時弔。舊馬今朝別處嘶。向壁愁眉無復畫。扶牀雅齒已能啼。也知世路多堪嘆。誰信莊周論物齊。

挽韓忠獻

王介甫詩。心期自與衆人殊。骨相知非淺丈夫。獨斡斗杓環帝座。親扶日轂上天衢。鏘鏘萬里山無盜。袞繡三朝國有儒。爽氣忽隨秋露盡。謾憑陳迹在龜趺。

挽蘇老泉

施音兆

歐陽公詩。布衣馳譽入京都。丹施俄聞反舊閭。諸老誰能先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三年弟子行喪禮。千兩鄉人會塟車。獨我空齋掛塵榻。遺編時閱子雲書。

挽毅文妻 已下挽婦

蠲音離

東坡詩。結縭記初歡。同穴歎晚歲。擇夫得溫嬌。生子勝王濟。高風雙賓客。古義仍兄弟。從君吏隱中。窮達初不計。云何抱水疾。俯仰便一世。幽陰凄房櫳。芳澤在巾袂。百年縱不得滿。此路行亦逝。那將有限身。長瀉無益淚。君文照古今。不比山石脆。當觀千字誄。寧用百金瘞。

挽子容母

東坡詩。蘇陳甥舅眞氷玉。正始風流起頹俗。夫人高節稱其家。凜凜寒松映脩竹。雞鳴爲善日日新。八十三年始一晨。豈惟室家宜壽母。實與朝廷生異人。亡軀狗國乃吾子。三仕何曾知慍喜。不須擁笏强垂魚。我視去來皆夢耳。誦書相挽眞區區。墓碑千字多遺餘。他年太史取家傳。知有班昭續漢書。按蘇子容母姓陳。

夢作挽歌

沈亞之夢為秦穆公女弄玉婿。公主欲作挽歌應教曰。泣壂一枝紅。生同欲不同。金鈿墮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明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代賦挽詞

陳後山為曾南豐作。主家十一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命薄。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壽。相送南陌阡。恐著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欲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葉落風不起。山空花自紅。悄世不待花。惠妾無其終。一欲尚可忍。百歲何當窮。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欲者如有知。殺身以相從。向來歌舞地。夜雨鳴寒蛩。

○卒哭

禮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成事

檀弓。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注云。始欲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日祖賵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者。蓋祝辭曰。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為成。卒哭之祭。乃吉祭故也。祔于祖父。謂告于祖父。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

諱新

檀弓。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注云。卒哭而諱其名。蓋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舍故諱新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舊諱而諱新。依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以不諱。

始從力役

雜記。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注云。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又間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飲水。不食菜果。

不辟食革

禮喪大記。君既葬。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又曾子問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昔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辟音避

○小祥

士虞禮。期而小祥。日祭薦此常事。按小祥。中祥也。亦曰練。

練而祔

檀弓。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云。孔子善殷之祔。以不急于鬼其親也。

練則弔

禫覃上聲

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注云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

練衣

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注云小祥而著練冠練衣者以練為中衣也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淺絳色

縓音蕃

練冠

禮間傳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注云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絰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絰婦人則易首絰此易輕者也

食菜果

禮間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曰期而小祥居室寢有席

筮日尸

禮喪服小記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注云筮日筮祥祭之日也筮尸筮為尸之人也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

練而杖

家語子路問于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杖禮也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為夫子無所不知夫亦徒有所不知也子貢曰子所問何哉吾將為子問之遂趨而進

曰。練而杖。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子謂夫子而弗知之乎。夫子徒無所不知也。子問非也。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練而牀

荀子曰。魯大夫練而牀。孔子曰。非禮也。

不旅酬

禮曾子問。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不群立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

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

○大祥

二十五月為大祥。二十七月為禫。

鼓素琴

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也。注云。素琴無漆飾也。與素几素俎之素同。

居復寢

間傳。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按此復寢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也。

縞冠素紕

喪禮既祥而除。縞冠素紕。黑繩白韋曰縞。緣邊曰紕。又間

傳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絲屨組纓

檀弓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三年有終

孝經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

踰月則善

檀弓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于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吉服筮尸

喪服小記大祥吉服而筮尸

彈琴食肉

檀弓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云彈琴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

有已

禮三年問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無哭

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注云祥外無哭謂中門外不哭禫則內門亦不復哭矣

孝思敢忘

六帖祥雖除服憂且終身雖迭終之有已豈孝思之敢忘

哀德靡極

臨川集喪紀有終哀德靡極度新宮而館御諏吉日以徂遷

○禫

禫祭名與大祥間二月而禫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不入比御

縣音玄比音異

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于人一等矣注云禮大夫判縣縣而不樂者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又

喪大記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先飲醴酒

問傳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蓋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又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徙月樂猶言次月即當用樂也

○忌日

禮祭義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云不用不舉事也夫日此日也

忌日不樂

檀弓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忌日必哀

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

因忌哭母

見社日

匿忌貶官

唐祝欽明為相。坐匿親忌日。貶申州刺史

忌日辭酒

孔叢子書。李節見子順子順賜之酒。辭曰。今家之忌日也

忌日不食

東漢申屠蟠。每忌日。輒三日不食。

忌不聽樂

世說。王世將忌日送客。主人欲作樂。王便往衛洗馬墓下彈烏。

忌不攝祭

唐德宗貞元八年。將作監元亘當攝太尉。薦享昭德皇后廟。以私忌不受誓戒。為御史劾奏。于是令尚書省與禮官法官集議。右丞盧邁等奏曰。禮云。士大夫將奉祭于公。既洗濯而父母死。則猶祭也。又按唐禮散齋。有大功喪。致齋有周喪及齋中疾病。則還家。皆無忌日之文。雖假寧令有給假一日。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亘不宜以忌日辭攝祭。

由是坐罰

忌日散齋。

唐六典。凡國忌日。兩京大觀寺各散齋。諸道士女道士及僧尼。皆集于齋所。在京文武五品以上。與清宮七品以上皆集。各行香以退。若外州縣。亦各定一觀一寺以散齋。州縣官行香。應設齋者。蓋八十有一。

忌日著衰

宋丁晉公言。嘗見文中孺侍郎言。中孺嘗聞祖母當日于歸時。于衣笥中得一墨衰。絁裡。骨肉。皆驚駭而詰之。答曰。父母教以候翁姑私忌日著此衣出慰。當時士族之家。猶有此禮。今未之聞也。又語錄。朱文公母夫人忌日。著黲墨

黲音慘

希衫。其巾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曰。公豈不聞禮。君子有終身之喪。